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11年1月13日星期四

下午3時正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華明議員，S.B.S., 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 G.B.S.,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 S.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G.B.S., J.P.

張學明議員， G.B.S., J.P.

黃定光議員， B.B.S., J.P.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甘乃威議員， 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J.P.

林大輝議員， 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 M.H., J.P.

陳健波議員， J.P.

梁美芬議員

梁家騮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 B.B.S.

葉偉明議員， M.H.

葉國謙議員，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陳淑莊議員

陳偉業議員

缺席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譚偉豪議員，J.P.

黃毓民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大紫荊勳賢，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大紫荊勳賢，J.P.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G.B.S.,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G.B.S., I.D.S.M., J.P.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梁卓偉教授，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先生，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S.B.S., J.P.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G.B.S., 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J.P.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行政長官根據《議事規則》第8條向本會發言，並就議員的提問作覆。

行政長官答問會

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待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

主席：現在請行政長官先向本會發言。

行政長官：主席、各位議員，大家好。

今次是新一年第一次立法會答問會，我在此祝願各位議員新年進步、工作順利，行政、立法之間和諧共融。

我首先想談談香港市民近來比較關心的議題，便是對今年通脹的憂慮。

按一般估計，通脹在來年會有不尋常的上升壓力。由於香港很容易受世界經濟影響，在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下，資產泡沫危機早已出現，加上外圍通脹加劇，在香港自然會引發輸入通脹。自從歐、美、日採取寬鬆貨幣供應措施後，我們已密切監察外來和港人的資金在香港的活動，特別是香港樓市及股市對它們的影響。

11月，財政司司長適時推出額外印花稅，成功遏止了住宅樓宇炒賣活動。我們的目標是要炒家離場，然後透過增加單位供應，令樓市平穩、健康地發展。

應對通脹對基層市民生活的影響，是特區政府當前施政的急務，我們會密切注意情況，在有需要時，會一如既往，推出各項利民紓困的措施。

我在10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新的交通津貼計劃，惠及全港低收入市民，短期內會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撥款，我很希望議員能全力支持。

日前立法會亦支持通過最低工資水平，這是保障香港基層“打工仔”的里程碑，我在此特別感謝議員的支持，最低工資有助提升基層工人的工資水平，改善他們的生活。

此外，我提出成立的“關愛基金”也為基層弱勢社羣提供新的支援。

我很相信只要行政與立法之間衷誠合作，一定可以為市民做實事。

傳媒一直喜歡用“派糖”來描述政府的紓困措施，其實這說法不大準確，因為“派糖”的含義是做表面工夫，小恩小惠。政府的決策必須有理性的政策考慮。

公共資源要用得其所，便要用於有效益的地方。從宏觀而言，資源要投放於提升社會整體競爭力，改善市民生活水平，促成社會流動及照顧弱勢社羣；而在經濟好景時累積的財政儲備，也要用得其法。

全球金融海嘯其中一個很好的教訓，便是公共財政穩健很重要，在好景時經常性開支過多，一旦面臨衰退，我們便會束手無策，也沒有彈藥可用，甚至要借貸度日。所以，我們要注重財政紀律，尤其在涉及經常性開支增加時，大家要格外小心。

來年我們要面對通脹，我們會嚴陣以待，但也要把握時機，因為推動經濟發展才是根本之道。經濟增長才會帶來穩定的稅務收入，為增加經常性開支製造有利的條件。

12月我上京述職，與中央不同部門官員見面，強調要把特區在國家發展中的功能定位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內。國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及重要性越來越大，香港未來10年、20年的繁榮景氣，將取決於我們能否繼續發揮促進內地經濟發展的獨特功能。所以，鞏固和提升香港的世界級金融中心及國際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是至為重要的。我們亦要在新時代扮演新的角色，例如發展成國家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利用香港現代服務業的優勢，配合國家的區域發展及提升產業結構等。

面對這個世界經濟大變動的格局，我們要把握時機，做好準備。香港百多年來由漁港、通商港，變成世界工廠，再蛻變成金融中心，便是靠我們的靈活多變，每次都能順勢而起。

在地理上，香港是中國沿海的一個小地方，但多年來，我們一直對國家的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發揮獨特的大角色。我很相信在未來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香港對國家的繼續改革開放，仍然會站在一個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

最後，我想回應近日有關個別人士希望來港悼念司徒華先生一事。上星期五，我們收到個別團體的相關來信。根據現行法例，審批入境事宜屬於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的職能。我們已經把有關來信交予入境處處長，入境處一定會根據香港法例及現行政策來考慮是否批准個別人士的入境申請。保安局局長昨天亦就此向議員清楚表示，入境處在審批任何個案時，均會考慮所有與申請相關的原則、因素及當時的情況。特區政府不會評論個別個案，我今天亦不會有進一步補充。多謝主席和各位議員。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那個“長毛拖”和標語已經展示了一段時間，大家都收到你的信息了，(眾笑)你可否把那件東西放低一點，不要阻擋我的視線，好讓我看到後面的議員？

(梁國雄議員把地拖和標語放低)

主席：行政長官現在回答議員的質詢。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們在這個議事堂內“擲蕉”、“掃場”和叫高官下台已不計其數，但長時間以來沒有人叫我們閉嘴。可是，最近我們揭穿那些人去“新花都”和醉駕撞車，卻被人叫“收口”、閉嘴。我真想問一問特首，為甚麼這麼多年來沒有叫我們閉嘴呢？主席，這不是真正的問題，這只是有感而發。

主席：請提出你的質詢。

陳偉業議員：主席，今年是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全世界華人地區和社會，特別是中國神州大地和台灣，關於辛亥革命的工作或紀念活動進行得非常頻密，而有關活動的規模亦很大。有些內地地區政府，投放在今年的辛亥革命紀念活動上的開支高達過百億元，鄰近的中山也付出數以億元。但是，香港有很多與辛亥革命密切相關的地點，例如紅樓、白泥(白泥的碉堡)等仍然荒廢，政府仍沒有投放任何人力、物力，以保護和宣傳香港重要的辛亥革命事蹟。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前，在香港進行很多活動，香港是辛亥革命的宣傳中心、籌款中心和策劃中心，也是購買軍火的中心。

特首，可否告訴我們當局究竟有沒有任何此方面的計劃呢？除了個別展覽或一些活動外，與其他鄰近地方比較，香港是相形見绌的。特首可否改變這種態度呢？現在還不算遲，還有9個月才到“雙十”，政府會否在這數個月內加把勁，對紅樓和白泥等有歷史重要價值，並與辛亥革命有關的地點，加以保留和改善，使辛亥革命的史蹟和有關的重要建築物不會被湮沒呢？

行政長官：很多謝這項意見，我覺得這事很有意思，我和我的同事會積極考慮。

陳偉業議員：主席，如果特首願意考慮的話，我們絕對歡迎。既然用於申辦亞運的數十億元可能“凍過水”，政府可能不用花這筆錢，如果屆時申辦亞運的撥款不成功，會否考慮撥出相關的數十億元，用以舉辦辛亥革命紀念活動，以及保留紅樓和白泥等建築物？

行政長官：申辦亞運的撥款還未獲批，怎能夠先花未來錢呢？不過，剛才我說過，我們會積極考慮剛才提到的我覺得很有意義的建議。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特首，明天財務委員會（“財委會”）便舉行會議，其中一個討論項目是申辦亞運的撥款申請。該項目是否獲得通過及我們能否申辦成功，都是未知之數。

特首可否與我們分享一下，你對香港申辦亞運的整體期望呢？怎樣帶動年輕人有一個夢想？香港十分缺乏一些長遠可行的夢想，特首可否從這個角度與我們分享一下呢？

行政長官：就申辦亞運這個項目，我們已討論了很多次，明天也要就這項目的撥款申請進行表決，大家都瞭解整件事的歷史和過程。

自去年年初開始，在成功舉辦東亞運動會後，香港人的確有一番熱情，當時立法會亦敦促我們盡量審慎和積極地考慮申辦亞運，所以，我們一直進行籌備工作，以回應市民當時的訴求。我們亦明白，市民對申辦亞運的熱誠會隨着時間而沖淡，但事實上，香港運動員沒

有因時間過去而減少積極性，他們的表現亦一屆比一屆進步。這種情況，確實值得鼓舞。

政府內部已充分作出回應，不論在硬件或軟件方面，所投放的資源亦不斷增加。將來的計劃亦已鋪陳出來，讓大家瞭解我們的做法。在一個開放社會，就這些大型項目而言，普羅市民認為要衡量多方面的支出，包括醫療、福利、教育方面的支出，但與文化、教育、體育方面的支出相比，我們往往很難作出抉擇。所以，我們要以較長遠的目光來看待這些問題，我也希望我們都能以較長遠的目光來看待這些問題，看看香港怎樣才能維持競爭能力，建立更和諧、更優秀的社會。

有些事情令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一位單車選手的說話。他說：“我們非常努力，經常出外參加比賽，並經常獲得獎牌，但我總覺得香港需要承擔奧林匹克精神。不論富裕或貧窮的地區都要付出，我覺得香港已有這種財力，是否應該付出呢？”這番話打動了我的心，也打動了很多人的心。

我知道我們正面對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曾局長和我們其中一位同事為了推廣這事，這一年來不斷作出努力。雖然我們看到民情有改變，但我仍記得數位運動員的表現。最近我們曾就這事作出分析，我亦想大家知道，就申辦亞運而言，年青人，特別是18歲至35歲的年青人，即12年後最能夠支持和擁護香港舉辦亞運會的人，均一直積極支持，支持率維持在60%。明白了這個道理給予我們很大勇氣。雖然在過程中我們被人“跌低”過，背上亦被刺滿了孔，但我們看到運動員倒在地上，然後被單車輾過，弄傷胸骨，仍不會害怕，繼續完成賽事，我和同事亦會一鼓作氣，希望在最後1分鐘仍能說服各位議員，放開眼光看這個問題，並在明天作出表決。

謝謝你們給我機會發表我心底的說話。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特首，有一位年輕球員曾告訴我，中國近代有一句名言：“讓小部分人先富起來”。我想將這句話套用在香港上：“讓小部分人先有一個理想和夢想”，我們可否以這種觀點看待申辦亞運的成功或失敗呢？

最近有很多人表示反對，因為他們恐怕政府把所有錢花在舉辦亞運項目上，便不會在其他方面做工夫。政府可否在此再一次擔保，其他方面的開支一定不會減少呢？如果是這樣的話，希望大家再次考慮支持申辦亞運。

行政長官：在這方面，我可以再次向各位保證，現時用於民生方面的費用，不論是教育、醫療或福利方面的開支，在未來12年，將遠遠超過2萬億元。我們現在討論的申辦亞運一事，的確花費很大，但相比之下，開支數目不算大，所以，我們覺得可以負擔得起申辦亞運的費用。

最後，我覺得我們在考慮這個問題時，要先放下成見，並勇敢面對。當然，我尊重各位議員對申辦亞運的取態，但我很希望大家能夠瞭解下一代怎樣看這個問題。謝謝。

梁耀忠議員：主席，特首剛才表示不想再就弔唁“華叔”——司徒華先生——的問題作個別個案的評論。不過，我仍然想詢問一下特首的意見。自從“華叔”離世後，不單我們香港市民，其實很多海外華人也表示沉重的哀悼。因此，我們有很多團體，包括支聯會、教協及民主黨，在多處設置了弔唁冊，讓市民簽名弔唁，表示他們對“華叔”的哀悼。我記得特首已在1月5日跟部分官員，即在座的官員，親臨立法會門外在弔唁冊簽名。我相信特首簽名的舉動，是為了表示他的誠意及沉重的哀悼。既然如此，我想問一問特首，李少光局長說過，哀悼不一定要在香港，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做。既然如此，特首，當天你為何會親臨這地方簽名，而不是在你的辦公室或家中表示哀悼呢？如果你真的覺得有價值、有意義，而且有需要來到這地方簽名，以表示你自己對這位朋友或市民的離世表示敬重和哀悼的話，而你也覺得有需要在這種環境下簽名以表示哀悼，為何其他人不可以呢？我昨天說過一句話，不知道你是否同意，這種做法是否“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呢？

行政長官：我覺得香港人、任何人都可以悼念簽名，我可以去，所有人也可以去，我不知道為何說我們不准一些甚麼人去簽名，我不是很明白你在說甚麼。不過，我們對“華叔”的心情和他的表現，我已經在我的政府聲明中說得清清楚楚。

梁耀忠議員：我以為特首很聰明，會明白我說甚麼，因為在今時今日，我們很多身處海外、被中國稱為異見人士的人，其實很想來到香港出席“華叔”的安息儀式，表示對他的哀悼，但到了今時今日，已過了多天時間，卻仍然得不到香港特區政府任何回應，他們不知道何時或不知道自己可否出席這些儀式，所以很希望特區政府盡快在短時間內公

布有關結果。但是，很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剛才特首仍然說他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沒有任何結果。所以，我在此再次詢問特首，如果這一羣異見人士不能親身出席悼念儀式的話，是否一種可惜？對他們來說，是否也失去了一個機會讓他們表示哀悼呢？特別是王丹這位異見人士。

行政長官：我剛才在開場白中已清楚說明政府在這方面的看法，而保安局局長昨天也詳細地跟各位討論這個問題。正如我剛才所說，入境處的同事一定會根據香港法例和現行政策來考慮這宗個案。我聽到你所說的話，我希望你尊重我們，因為我們不可以對個別個案作出討論。多謝你。

潘佩璆議員：主席，特首，現時一般市民、“打工仔”享有的假期分為兩種，一類是我們所說的法定勞工假期，每年有12天。此外，很多人也會享有所謂的公眾假期，每年有17天，兩者相差5天。按照法例，僱主一定要讓工人放取法定勞工假期。一般而言，收入較高的“打工仔”可以享有公眾假期，即“紅日”假期。我覺得在這個層面上來說，低收入的勞工不單在工資方面受到僱主的剝削，而且在休息時間方面也受到一種剝削。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研究修訂法例，將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看齊，即是所有“打工仔”均可享有每年17天的假日？

行政長官：這個問題不是現在才開始的，乃是香港數十年來以至現時法律上的安排，我相信閣下是專家，也很清楚知道。原因是工廠方面、勞動方面的假日，與銀行假期是有區別的，這也是香港這麼多年來的做法。我相信每件事情大家都可以拿出來討論，如果你認為這件事值得我們再提出來檢討多一次，也可以這樣做。其實，這問題以往已檢討過很多次，社會上也有不同的意見，我覺得如果要拿出來討論，大家將來可以在相關的諮詢委員會中再作商量，看看如何處理這問題。不過，這是我們的老問題、難問題。

潘佩璆議員：與此相關的是，很多工人的假日其實是不可以在“正日”放取的。在這方面，政府能否考慮在政策或法例方面，令勞工有更大的機會，譬如說，如果僱主要求他在假日工作，則需要多付一些工資，讓他們真可以有多些機會享有假日。

行政長官：潘議員，你說得很對。你所關注的是低層勞工界，他們工作時間長，這點大家也明白，而且這也是香港普遍的事情，不單是一、兩個界別或勞工界，每一個界別的工作時間都是相當長的。這其實存在着一個基本性問題，不單是現時勞工假期有些差距，兩種假期制度有所不同，還有的是工時的問題，你也知道我們在工時的問題上已採取一個正面的態度。我們已解決了最低工資的問題，現在要面對的是標準工時的問題，我想或許可以在一個新的場合中討論解決這問題的方法，這可能會更有效。你知道我們已就這方面展開了工作。

陳淑莊議員：特首，在去年6月25日，特區政府向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亞奧理事會”)發信，表示支持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提交意向書，當中有一項附帶條件，便是政府的最終決定，是要視乎公眾諮詢結果的。其後，我們動用納稅人的金錢，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中大”)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民調”)，由11月19日開始，至12月1日為止。

其後，政府前來立法會，並告訴議員，根據中大的民調結果，基於正負2.28%的抽樣誤差，贊成與不贊成的受訪者數目其實是非常接近的。但是，當我昨天收到一份由政府提交的中大民調報告(我已索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後，發現在報告的調查摘要第7段，即最後一段清楚寫道：“考慮了市民對申辦亞運正反意見的態度、市民對香港主辦亞運會的能力、財務安排的接受程度及不支持申辦亞運的原因後，可以發現，市民對香港應否主辦亞運會仍有一定保留，究其原因，財政固然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但非財政上的考慮亦不容忽視，值得留意深究。”。

局長.....對不起，特首，我提及這麼多條件，很明顯地，公眾諮詢的結果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特區政府向亞奧理事會提出的其中一項條件。我想問特首，如果一如政府剛才所提交的文件般，只提及一部分的內容，而不提及另一部分的内容，即就這項民調的結果，只提及部分的内容，這是否算是搬弄民意呢？如果這是搬弄民意的話，相關的負責官員應否道歉呢？

行政長官：首先，我們進行的民調，一般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實際的數字；另一部分是民調機構對有關數字所作的演繹，而最重要的硬數字，便是那些數字。

還有，民調有一種特色，便是在進行民調後，往往是先由調查機構發出所取得的數字，然後再發布一份完善、整體的報告。

所以，為了此事，我們要爭取時間。我知道民政事務局把剛剛得到的數字盡快向各位講述，以及交代民調結果。它完全無意把有關結果隱瞞或扭曲，因為所有報告最終皆要公布。當我們收到報告，報告在手邊時，我們便會公諸於世，讓大家商量及審閱。

問題是，我看到整體香港人對於申辦亞運的意見，由去年年初開始，到去年年底至今，不停地出現波幅。雖然有時候熱潮低了，但當看到我們的運動員在亞運會上有很好的表現時，熱情便高漲起來，過後又冷卻下來，這是人之常情。

可是，我想告訴各位，民調是會不停地進行的。最重要的是，我們把數字準確性的問題分開來看。大家可以問問局長，他有否把數字說少了、說錯了，或故意說多了或說少了呢？

還有一點，如果他沒有這樣做的話，我相信有關數字是可靠的。當大家利用這些數字時，大家最終均會看到。對所提出的數字有何看法及演繹方法，當時進行民調的機構有其做事的方法，而個別人士亦有個別的方法。不過，我相信無論如何，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的文件最後全部均會公諸於世，每個人都可以作出演繹。

陳淑莊議員：我的跟進質詢也是關於申辦亞運的。

在剛過去的星期天，特首承諾會於將來12年間投放70億元在體育方面，無論申辦亞運成功與否，是一個仙也不會少的。在2000年.....在1999年，當我們提出申辦亞運時已承諾進行的兩個項目，包括城門河看台及城門河的香港划艇協會(“划艇會”)辦公室，至今仍然不見蹤影，因為有關地點現時仍擺放了貨櫃箱和只是一個曲棍球場，而曲棍球場應該提升至國際水平。

我想請問局長，我看過.....特首，對不起，我太掛念局長了，真的沒有辦法。這兩星期以來，我的腦海每天所出現的都是局長。對了，特首，局方在去年9月30日所發布的一份新聞稿中，並沒有詳細交代關於這兩個項目的優化措施。我想問局長，會否把有關項目提升.....對不起，(眾笑)我想.....對不起，我真的是太掛念局長了，我稍後要跟他到外邊談談。我想請問特首，會否盡快把這兩個項目提升至優先層次呢？

行政長官：首先，對於運動設施的資源投放，我們會繼續去做工作，我們是有計劃地進行的。可是，我亦明白，如果我們成功申辦亞運而有了準確的時間表的話，對資源投放及到位的情況會掌握得更多。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時間表的話，我們並非擔心我們不會向財委會提出撥款申請，而是擔心當我們向財委會提出撥款申請時，大家會問，為何把金錢花在此處呢？為何不花在教育方面呢？為何不用作興建學校或醫院呢？我相信大家也有類似的擔心。

因此，我們之所以會這麼緊張，便是希望大家讓我們在申辦亞運及進行這些項目時，能夠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來辦事。屆時，所有硬件及軟件也會水到渠成，否則便會有數方面的問題。第一，對於特區政府行政機關對此事的承諾，以及是否全心全意地辦事的問題，我在此向大家保證，我們會按計劃做事；第二，至於立法機關在審批撥款申請時，會否因為有其他的優先項目而認為有關項目可以次要地去做，因而弄致未能落實，我無法保證這點；以及第三，更為重要的是，在未來數年裏，我們對興建公共設施的資源投放每年會超過500億元。現時，每項工程的造價均有所提高，考慮到香港的建築能力能否承擔這麼多項目，我們是需要作出取舍的。當有需要作出取舍時，以及在考慮應否做此事時，便可能出現很多疑問。所以，有一點我要……

梁國雄議員：主席，應該是有取舍的，但是……

主席：梁國雄議員，現在不是……

梁國雄議員：……應該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主席：……梁國雄議員，現在不是你發言的時候，請坐下。

(梁國雄議員沒有理會主席指示，仍在站立)

梁國雄議員：……我已經忍了很久，你在回答梁劉柔芬議員的質詢的時候第一次說起，我已忍着不作聲……

主席：梁國雄議員，請立即坐下。

(梁國雄議員仍然站立)

梁國雄議員：.....這個立法會全部人都認為，全民退保是第一個.....

主席：梁國雄議員，如果你再不依.....

梁國雄議員：.....是第一個選擇嘛.....我現在擲向他了.....

(梁國雄議員將一個黃色香蕉形的物件向前擲出)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立即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手攜地拖離席走前。保安人員及秘書趨前阻止，並欲協助梁國雄議員離開會議廳)

主席：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你.....我第二次才向你說.....我問你，立法會.....

(保安人員協助梁國雄議員離開會議廳)

主席：你立即離開！

梁國雄議員：.....是全部政黨都贊成全民退保的.....

(席上有議員在說話)

梁國雄議員：你不要在此假慈假悲了，你.....

主席：立即離開！

(梁國雄議員在高聲說話。保安人員協助梁國雄議員離開會議廳)

梁國雄議員：.....我告訴你，沒有全民退保就沒有亞運，誰投票支持申辦亞運，誰就對不起老人家.....

(梁國雄議員在保安人員協助下，離開了會議廳)

主席：行政長官，請繼續。

行政長官：關於政策層面，我們這方面的承諾、承擔一定會繼續。不過，至於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具體問題，包括會否興建划艇會辦公室的問題，我真的要留待局長遲些才給予答覆，好嗎？

詹培忠議員：主席，特首是不容易當的。(眾笑)

我的問題是.....

行政長官：喝杯水便沒事了。

詹培忠議員：.....特首，我的問題與聯繫匯率有關，是相當難答覆的。

我們知道，自1982年起，港幣與美元掛鈎，而無可否認，在過去二十多、三十年，港幣與美元掛鈎確實在香港經濟和政治各方面起了穩定的作用，特別在過渡期間。但是，我們瞭解到，現在已過渡了12年。

特首，你要瞭解，美元將會給你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就是其貶值問題。美元貶值會令通脹一發不可收拾，民間痛苦不堪，真的會令你措手不及。我並不是胡亂說的，我希望兩位曾經當過財政司司長的官員聽到.....你也是，是3個。

因此，我的問題是，特首，由於香港缺乏資源，可否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研究現時是否適當的時間讓港幣與美元脫鈎呢？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你以為沒有問題，但是，在未來6個月你會發覺問題很嚴重。我提出的是有利、有益的建議。

我的問題是，你會否公開承諾，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研究這個問題？這是很重要的。研究並非有甚麼大不了，為何研究也不可以呢？為何司長們，包括金融管理局的主管，也表示不可以，不可以觸碰。為甚麼呢？

行政長官：“詹叔”，我想你也很明白當中的道理。現時我們看到全世界都存在通脹危機，不單是貨幣與美元掛鈎的地區，一些貨幣與美元沒有掛鈎的地區同樣也出現這危機。我們看得到內地也出現通脹情況，整個亞洲區也出現這個情況。當資金充裕，但物質方面不能雙倍增加時，這個情況是必會發生的。

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行之有效，已實行了29年。如果你說再……我們經過風風雨雨，這個制度也與我們一起，我們在經濟好景時，依靠它，在經濟不景時，我們也“捱”了過去。我覺得我們是總有辦法處理這問題的。“詹叔”，你也聽到，剛才我在開場白時，也大篇幅談及通脹的問題。就這件事而言，政府全體同事都全心全意體會到有關的情況，千方百計來減少通脹對基層市民的影響。

我很相信，談及這個問題，若我們一旦說要進行研究，便真的是“大件事”的了，“炒家”會立即臨門。你也應明白，如果你是“炒家”，也一定會這樣做的。因此，我們是否應該在明知道於這段時間內，金融市場，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匯率市場，都有大波動的情況下，再添加這個不明朗的因素呢？危機是相當大的。我們稍後可與你坐下來慢慢討論，但說到成立委員會來討論這件事，卻是不值得的，而且會涉及很大的風險。此外，我認為，在現今世界，香港是依靠貿易而活，因此我們的匯率穩定性是十分、十分重要的。“詹叔”，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其他金融體系像我們的經濟體系一樣，貿易數字等於GDP的三倍多。換言之，若有任何風吹草動影響到我們的貿易機會，後果都是相當嚴重的。貿易是必須依靠穩定的兌換率，而若兌換率出了任何亂子，則任何事也不用談了。所以，我們明白到，現時香港經濟快速復蘇，當然會受到通脹壓力，人們會變得更加敏感。然而，我們會同心協力處理，我們只要……我們還有一個很好、很健全和緊密的財政

制度，而我們有盈餘的話，便能應付突然的需要。短期的波動，我相信是可以克服的。我們有信心克服。

可是，若突然說要與美元脫鈎，我們根本是沒有條件這樣做的。今時今日，全球也趨向貨幣聯繫，歐洲是這樣做，整個美洲也透過NAFTA，透過這個協定，使南、北美洲的貨幣均與美元聯繫。亞洲區則是一盤散沙，而香港本身是一個細小的經濟體系，若我們實行自由兌換——不是說由於有些地區以操控匯率為方法，我們也操控匯率便行——如果我們自由開放，實行自由兌換的話，後果是相當嚴重，相當嚴重的。你也知道我們本身的“魚池”有多大，是很容易便把它“炒”起的，所以我們要很小心應付。

因此，談到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依照我個人的看法和愚見，經過多年來的遭遇，經過兩次金融風暴，香港現時根本沒有條件，亦不應該考慮脫鈎的問題。在甚麼時機才真正可予考慮呢？便是當人民幣……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在資本帳目上真正容許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時，我們才可真真正正有條件考慮應否與人民幣掛鈎，而不是現在就突然無故脫離美元，把自己拋出大海飄浮。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事。不過，我也很多謝你提出這個問題，讓我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我們看到美元這艘船正在下沉，我們有甚麼義務和條件來陪着它下沉呢？你是帶領700萬香港人的。

剛才你提及新加坡，以往1元坡幣等於港幣一點六元多，現時已調轉頭，是六元多。人家以往不是曾掛鈎嗎？馬來西亞在沖擊期間掛鈎，兩Ringgit等於一美元，而現在它已脫鈎，亦同樣能上升。香港絕對也有這樣的能力。當然，大家持不同意見，但都是希望造福社會的。

特首，我問你，你有否研究依靠中國供應的副食品，未來會遇到很重大的沖擊？你又如何提醒市民呢？

行政長官：這是事實。今次和上次述職時，我也與溫總理探討這個問題，並與各個部委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要處理兩件事。第一，要保證內地向本港供應充足的副食品和食品。周局長也與我們的對口單位清楚說明，獲得充分的保證，副食品，如豬、牛、羊肉，豬肉和牛肉等，供應必會是充足的。

第二件事便是價格問題。價格問題是跟隨全球情況而變動的。我們要關注的，便是普羅大眾，特別是基層市民所受到的影響。在物價方面，我時常會留意價錢，而我的同事亦會留意價錢，知道牛肉、豬肉的價格，豬肉是多少錢一斤，菜是多少錢一斤。我們都留意這些問題。然後，若我們做得到而又有必要推出紓困措施的話，我們會針對性地協助基層市民。所以，我明白這種風險，特別是今年的風險，特別是對基層市民的風險。我們會盡量運用一切方法，以減輕這些衝擊。但是，為了這些問題而把我們的金融基調改變，在這段時間談這個問題，是有很大風險的。

何俊仁議員：特首，在去年年底，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表一項調查，結果是這樣的：如果在繁榮、廉潔、公平、自由、福利數者之間選擇一項，市民最希望或最着緊香港成為一個怎麼樣的社會？17年來，香港首次以成為公平社會作為首要，而繁榮社會則下跌至第三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顯示。這項調查結果與浸會大學過渡期計劃的另一項調查結果互相脗合，該項調查是在8、9月間進行的，結果顯示有不少中年人、青年人對社會或政府施政的不公平感到非常憤怒。就這一點，我們曾進行一些焦點討論，現在讓我很簡單地提出數點，因我也知道時間有限。

主席：請你盡量簡短。

何俊仁議員：在市民的印象中，政府的政策很多時候均向大財團和地產發展商的利益傾斜，例如樓價持續狂升，政府沒有即時及有效地遏抑樓價、復建居屋，甚至定期賣地，又縱容地產商售賣“發水樓”、“造假市”，甚至強行通過《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最後還有例如在雷曼事件中未能懲罰相關銀行，梁展文事件令人覺得只是冰山一角等，不勝枚舉。我想問特首，你認為政府整體處事不夠公道、不夠公平，很多時候違反公義，這是否一個問題？這種社會形象是否一個問題？你如何令市民改觀，如何糾正你的政策或以你的行動改變市民對政府的這種觀感？

行政長官：當社會有特殊的發展，特別是經過金融海嘯的衝擊，社會上會有很多不平的感覺，有很多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很擔憂的事情發

生，這也是很自然的。特別在財政穩健、可以安心的時候，市民便會尋求其他高層次的價值觀。

公平社會是香港公認的一個最重要的價值觀，政府的施政方針當然是循這個方向進行。但是，我們是一個自由市場，當某段時間發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樓價突然飆升，炒賣情況嚴重，市民便會認為我們的政策失調。我明白這種情況會影響市民，令他們將責任推在政府身上，對此我完全明白。我亦完全同意你剛才所說，再多的言語也沒有用，要以事實作證明，我們得下一些工夫才行。我認為很多問題都是因為去年樓價突然飆升，因而影響各人對此的印象。

去年，你也可以看到由施政報告開始，以至財政司司長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以事實證明我們沒有向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傾斜，特別是優待有錢人和發展商。所以，你要給我們一些時間，看看我們所做的各種工夫。推出遏止炒賣活動的特別印花稅，便是針對這方面的措施。恢復賣地亦是為了公開讓市民知道，我們計劃將來每年推出最少2萬個單位，這亦可回應有關住房的訴求。此外，我們刻意在賣地計劃中指定必須興建小型單位出售，也是為了回應這方面的訴求。早前推出的“置安心”計劃，是一項優化的居者有其屋（“居屋”）制度，用意也是回應這方面的要求。

這些事情不是口說多次市民便會相信，而是一定要以事實證明。我有信心能以事實證明我們的社會，特別是這個政府是公平的，我們所持的價值觀與普羅大眾完全一樣，但在開放的自由經濟體系內，我們不能避免在某個時間會有某些不尋常事情發生。

何俊仁議員：首先，特首要同意這是一個問題，似乎你也同意的確有造成這種觀感，這是重要的一點。但是，如要解決問題，第一要有誠意，正如你剛才談到申辦亞運時，如此熱誠地說申辦亞運對香港是多麼的重要，你要如何盡力地推動，這種熱誠是很重要的。第二是要有足夠的力度，然後對着焦點下工夫。

香港有那麼多盈餘儲備，其實有很多空間做事，我覺得有很簡單的兩點，可收立竿見影之效。對於樓價問題，其實我們跟你談了很久，你現在推出了一些方法，沒錯大家是覺得有一定的效果，但亦有很多市民跟你說，居屋多年來行之有效，地產商很不喜歡這項計劃，但為甚麼政府一定要把它取消，而不能與“置安心”計劃並行？

第二點也是立竿見影的，就是扶貧工作。現時有百多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你能否承諾減少在職貧窮的人數？你的任期還有兩年，能否以這兩件事作為指標，將工作做好？這相信可大大改變大家對你的觀感，你可否再考慮一下？

行政長官：對我的觀感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否幹一些實事。關於居屋問題，我很誠懇地告訴你，我們推出的“置安心”計劃具備居屋的所有優點，更可讓市民在換樓時更方便。“置安心”計劃可鼓勵市民儲蓄，而且更富彈性。現時的居屋市場，我細心研究了很久，發現在三十多萬個居屋單位之中，只有約20%已補了地價，可推出市場買賣，有80%尚未補地價。在這情況下，投資在居屋的業主沒有辦法換樓，讓資產真真正正升值，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相信現時希望置業的年青人都想在買樓時有更大彈性，在這方面，“置安心”計劃較居屋優勝得多。此外，在該計劃下興建的樓宇將交託房協以市場方式進行，如果同一塊土地交給房委會興建居屋，則須以政府的方法進行，相比之下，相信前者做法會使單位較快落成，推出應市亦會快得多。我認為你要給“置安心”計劃一個機會，看看單位落成後香港市民會否認同，數年後當計劃落實時，可以看看其受歡迎的程度。我個人很有信心，這將會是居屋的優化版。

不是說我們對居屋計劃有甚麼不滿，只是它已完成其歷史功能，而我們確有需要不斷優化這些計劃，“置安心”計劃正是居屋的優化版。我並沒有甚麼偏見，只是認為我們不能墨守成規，要將每件事做好。對於草根市民的生活，可說是我和同事朝夕關注的事項。要徹底解決貧富懸殊問題，並非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完全做到，但在改善基層市民生活方面，我們卻不時做得到。

今年我們便和你們攜手合作，落實了最低工資的立法工作，這是一件好事。我亦希望短期內能得到你們幫忙，推出新的交通資助計劃，使普羅低下工作階層也能受惠。剛剛也通過了按生活指數調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金額，增幅是3.4%，並會在2月1日執行。局長已表示，如果物價急升，我們不用墨守成規，堅持1年後才作出調整，可以半年後再作調整。甚至真的有此需要的話，我可以說，即使局長未必同意，3個月調整一次也是可以的。如果物價真的急升，我一定急市民所急，尤其是基層市民的生活。

我希望從每一方面着手，醫、食、住、行數方面均會顧及。在醫療方面，我們會盡量下工夫。在食物方面，我剛才已提到如何盡量保持食品供應，希望能穩定物價，而食物銀行亦有充裕資源應付所需。在住屋方面，我們已透過公屋充分解決低層市民的生活。至於行方面，我們亦推出了交通資助計劃。每一方面均已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根本性、結構性貧富懸殊現象，盡量解決問題。我們不會吝嗇任何機會，只要是能力所及，便一定會做。財政司司長也會循這方向做工作，相信曾司長現正很小心研究下月推出的財政預算案，以回應這方面的需要。你放心吧。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想說一說大家最近也很關心的，有關旅遊的問題……

行政長官：甚麼“女友”？(眾笑)

主席：陳議員，請清楚說出你的質詢。

陳鑑林議員：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最近公布了一些數字……

行政長官：原來是有關旅遊的問題，是嗎？

陳鑑林議員：去年的訪港人數達3 603萬，較同期上升了21.8%。我覺得這數字可說是創了新高，說明在發展旅遊方面，香港是有相當大的條件，前景亦非常優越。可是，我相信特首也看到，最近出現了很多關於旅遊的負面新聞，特別是經過去年的“阿珍事件”後，內地旅客對香港的旅遊服務有很多意見。當然，很多業界人士或社會人士也不是只怪責一兩名導遊的服務水平，而是覺得整個旅遊業可能需要採取一些行動。

最近，我們看到旅遊業議會提出了10項措施，希望在2月1日推行，但是否這樣便可以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呢？我們也感到有點猶豫。我想問一問特首，他會否覺得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們應該更關注旅遊業這根支柱，例如是否要立法規管或把這行業專業化，甚至跟內地進

一步商討，看看如何改善“零團費”或減價促銷的問題？此外，本地的一些零售行業或跟旅遊業有關的行業的宰客情況亦相當嚴重，政府是否可以有一些良策，使香港這個旅遊天堂或購物天堂的美譽得以保持呢？

行政長官：首先，在旅遊方面，陳議員說得很對，我們現時一定要關注，因為不單有利於我們的旅遊收益，如果增加了香港的人氣，本地消費亦會提高。如果有多些旅客來香港花費，香港人自己也會希望多花一些金錢，這對本地經濟而言是很重要的。為此，我們也想盡千方百計。旅發局每年也會做好它需要做的工夫，推出新的項目，吸引更多人來香港。旅發局會繼續這樣做，而且也是成功的。

至於跟內地商討，我們已不停地這樣做，經常跟內地當局討論“零團費”的問題，尋找方法杜絕這情況。我們已做了很多工夫，亦會繼續做。內地當局跟我們不停有交往，而且是多層次的。我在述職時也向總理提出，我們在旅遊這方面有特別的要求。因此，我覺得現時是有方法的，但具體而言，如果大家有甚麼個別意見，或個別人士有甚麼意見，認為我們需要做甚麼，我們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有關旅遊從業員的專業化問題，這是長期的工作，我完全同意應該朝這個方向走。大家現在可以看到他們的管理方法，而他們也採取了一些步驟，進行管制。我很相信陸續出台的措施都會循着這個方向走。旅遊業是一根重要的支柱，要得到業界支持才可以成事，但如果大家認為在架構方面需要作出整體改善，可以提出來研究，但要視乎現時的管理架構是否出現了大問題。如果是有問題，大家是要研究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當然，從旅遊業的發展來看，除了規管架構外，我們也知道在過去一段時間，政府是很着力於旅遊景點方面投放相當多資源。可是，如果不能提升旅遊業的素質，即使我們投放很多資源，也未必會有正面的效果。所以，我希望特首可以就着旅遊業的長遠發展，與相關部門進行專案研究。當然，除了在旅遊景點投放資源外，我們其實也相當缺乏酒店。現時，每名旅客每晚平均花費1,100元在酒店方面.....

主席：請你精簡一點。

陳鑑林議員：……所以，這方面的需求是相當大的。我希望政府可以全面地看旅遊業的發展方向。

行政長官：陳議員說得很對。我已指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全面檢視旅遊業的運作及規管架構。旅遊業議會已成立多年，他們瞭解業界的運作，具備自我審查的功能，但我相信每個制度也要與時並進。如果在局長完成檢討後覺得有改善的空間，可以優化，我們一定會朝這個方向做，一定會向各位議員交代。我很相信旅遊業經過了數次事件後，在我任內將會看到真正的明顯改善。

張國柱議員：主席，剛才特首說“急市民所急”，我想這不光是說的，是要做的。剛才亦有同事說，百多萬低收入的基層市民，每天都要面對着生活的困苦。

我們看到很多長者、殘疾人士動輒要輪候5年至10年的時間，才能入住院舍。我們也看到當政府想做一些事情的時候，財政司雖然已多撥了款項，但我們卻找不到地方。以往我們有很多地方，但政府又不想投放金錢，於是地方，卻沒有錢。這現象其實是規劃的問題，即是有沒有詳細的未來規劃的問題。

我記得在2007年特首競選的時候，答應了社福界盡快做好社福規劃，你也責成了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做好這件事。但是，4年了，今天的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還在研究當中。我想問特首，你責成他們做事，你有沒有給他們時間表？社福規劃何時出台呢？

行政長官：社福界的意見的確相當多，他們的優先次序亦未必是可在行業中這麼快達成共識的。你也知道，社會政策亦不能由上而下，如果任何事情都不理會，以自己的方式推行，反彈會很厲害，我們一定要聽取他們的意見。

不過，我同意這方面已經說了很久，我競選的時候已交給他們處理，但“團團轉，菊花園”仍未能得出一個認真結果，我會與局長商量，希望在我任內，他們能盡快做出結果。

不過，我們沒有停下來，對於社會福利設施的資源投放，每年也有增加，大家也知道，我們每年投放在社會福利的資源數字，每年也

有增加，每年的撥款也有增加，不單是絕對數字上，比例上也有增加，我們會繼續這樣做，我們不會因為等待這事而不做其他的事。

除了硬件的設施，所有有關照顧老人家的制度，我們也會下工夫。當然，社福界認為這是重要的，我也認同，並希望全面規劃能盡快出台，但任何計劃也需得到有關界別及專業人士支持才能做到。

張國柱議員：主席，我很開心特首也覺得這事已說了很久，不過我不想特首說在任內推行，即是還要等到2012年。

大家也知道，當政府看到問題出現的時候，雖然這兩年間“財爺”多撥了款項，但我們卻發現找不到地方。舉一個例子，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得到撥款，但有一半中心仍未能找到合適的地方，作為永久選址，此其一。

第二，雖然有錢，醫護人手的編配絕對是一個問題，又要等訓練。這正是規劃的問題……

主席：請你精簡一點。

張國柱議員：我希望特首能答應我們，責成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要在3個月內提交規劃方案。

行政長官：如果能在3個月內做到，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很難在3個月內完成。你也有份做的，對嗎？

張國柱議員：主席，工作已進行了4年，已經去到最後一步，如果可以的話，應該可以在1月提交，不過現在又延遲。

主席：張議員，請坐下。

行政長官：不過，關於土地的問題，不單是我們批出土地便可以，而是每區的市民對這些事都有不同的意見，這是民情的問題。

這是很困難的，例如在公屋方面，大家都有共同的需要，但對不起，我不喜歡在我的區興建，會影響我的物業價格；骨灰龕，我有需要，我的區也有人離世，但不要在我的區興建；焚化爐我們也需要，因為垃圾要有人處理，但對不起，你不要在我的區興建。即使對精神科診所，也有這樣的歧見，我希望各位議員，特別是現在有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雙重身份的議員，幫幫我們。(眾笑)這的確是困難的。

李鳳英議員：特首，早前，我看了台灣大學辛炳隆教授撰寫的文章，他指出，如果我們只依賴最低工資來保障基層勞工的基本生活，對企業來說，這無疑是要企業承擔全部責任，這樣會加重企業的負擔、扭曲市場價格，而且也不足以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他建議政府設立一個“市民基本生活指數”，當市民的收入未達到基本生活指數時，政府便補貼兩者的差額。

我想問特首，他是否認同辛教授的分析，並會否配合在5月落實執行的最低工資，設立一個“市民基本生活指數”來補貼未達指數的基層勞工，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

行政長官：對於現時基層市民生活受到通脹影響，我們是有自己的機制和指數來處理的。議員所說的建議，其實，不單是辛教授這樣倡議，你所說的其實是負入息稅的問題。不僅是辛教授，在1930年代已有經濟學家不斷這樣提出。可是，全世界所有先進國家已經這樣提出了70年，仍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國家是真的有誠意推行negative income tax，換句話說，便是在收入稅內，定出某個收入以上便要繳稅；低於該收入的，便由政府補貼差額。

這個概念相當簡單，但執行方法卻相當困難。我看到歷任財政司司長考慮這個問題時，也感到很頭痛，因為並不是這麼簡單便可以實行。我亦希望有一個簡單稅制可以取代現時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制度和所有資助計劃，用一個公式來辦妥所有事情。換句話說，薪金達至某水平以上便需要納稅，薪金在某水平以下便可獲補貼。這做法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亦不單是辛教授這樣提出，但我告訴你，經濟學家就此已討論了70年。可是，我們現時所做的，主要關注基層市民的生活，希望盡量在這方面做好我們的工夫，保障他們在香港能有尊嚴地生活，在衣、食、住、行方面皆有依靠。

李鳳英議員：主席，我想告訴特首，他剛才說全球沒有甚麼國家可以實行這建議，但我可以告訴他，即使是新加坡亦有類似的政策，英國也有。特首之前七情上面地說關心我們基層市民的生活水平，但難道28元時薪真的可以保障基層市民的生活嗎？他剛才提及的交通費支援計劃，現時會引入家庭資產審查，這樣會增加申請難度，使現時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得而復失，再次申請不到。他是如何關心基層市民的生活呢？他會否有一些不用基層市民符合資產審查資格便可協助他們紓緩困苦的措施呢？

行政長官：我同意你所說。任何事情也可以優化，我亦不是說現時的最底工資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絕對不是這樣的。李議員，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千萬不要誤解，我與你同樣希望盡一切能力幫助基層市民。現時，我們踏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便是實施最低工資，但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斟酌，大家是可以商量的。我希望你不要提新加坡，新加坡現時連綜援金也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用其他地方作比較，例如英國有它的制度，但其制度亦不是很完善，亦不是如你剛才所說辛教授所提出的建議那樣。我不是說他的想法不可行，卻又不肯做其他事情。我只是說，他所說的，是十分理想的事情，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達到的。在仍未達到理想情況之前，我們需要採取很多步驟，包括最低工資、剛才提及的交通津貼或其他措施，透過討論妥善處理問題。在交通津貼方面，你說現時有些申請人會得而復失。大家可以就此再作討論，該建議現時仍未提交立法會申請撥款，大家可以在細節方面再商量。

如果大家同心協力，我相信甚麼事情也可以解決。最困難的最底工資我們也解決了，我不相信一些技術問題會無法解決。可是，對於幫助基層市民，我們需要全心全意地進行，要多做事少說話。我同意你所說的，你不需要說我處理這件事無心無力。我們是真的有心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雖然特首不想再評論王丹和吾爾開希來港悼念“華叔”一事。不過，我仍想一而再地在這個問題上問一問特首，因為這個問題確實並非單是普通人要來香港這麼簡單，這是關乎“一國兩制”的問題。

“華叔”的離去，大家都傷感。“華叔”是一位有教無類的校長，亦是一位不亢不卑的民主鬥士，也是一位很實幹、很能幹的退休立法會

議員。“華叔”是一位實實在在的傑出華人，而我們都是流着中國人的血的。特首，你自己曾經在“華叔”的弔唁冊上讚揚“華叔”的工作，你可以悼念“華叔”，為何其他中國人來香港悼念“華叔”卻有困難呢？

當然，大家明白，你可能是因為覺得王丹和吾爾開希是民運人士。但是，正正因為他們是民運人士，他們想來悼念“華叔”，如果他們不能來，你會否擔心是你破壞了“一國兩制”呢？王光亞都說得很清楚，工作是放在我們的特首和特區政府手上。你能否拿出你的承擔，在這個中國人悼念一位傑出中國人的問題上，你能否再表達多些意見，而不是只說這是個人或個案的問題呢？

行政長官：我對這個問題已說了很多，我覺得我已經把心裏的說話全都說了出來。我們一定會依法辦事，酌情處理這個問題，我相信入境處一定會聽到各位的意見，但當局要考慮的，是要從香港的廣闊利益來處理這件事，而且要依循相關的法例及我們的政策來處理這件事。所有就此事作出的任何決定，我很相信都會是明智的。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知道特首處理這個問題並不容易，這點我是明白的。但是，正如特首剛才所說，入境處是聽到，所以我們想在這裏表達我們對此事的看法。我亦想提醒特首，吾爾開希在回歸後曾來港悼念梅艷芳，而現在是要悼念另一位傑出華人——“華叔”。我相信，王丹和吾爾開希，只是盼望入境香港很短的時間來悼念“華叔”。因為距離現在只有十多天，時間相當短，特首的決定，相信一定便是日後入境處的決定。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只說有法例。大家都知道有法例。正正因為這樣，我們覺得王丹和吾爾開希來港悼念“華叔”，如果能夠在香港的土地上做到這件事，就是捍衛了我們真真正正有進步的“一國兩制”；否則，便是破壞了，只是一個虛假的“一國兩制”。

行政長官：主席，我沒有甚麼補充。

黃國健議員：主席，看見你剛才險些“中招”，我真的有點為你的人身安全感到擔憂，你會否考慮找陳健波議員購買一份傷亡保險？不過，我要問的不是這個問題。

我想問特首，強積金已經實行了10年，社會各界也有一個很強烈的要求，希望政府進行一次全面的檢討，可惜政府至今似乎仍聽不到我們的聲音。強積金的弊病，除了受託人的行政管理費過高之外，其中最為人詬病的便是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有關的對沖機制。特首可能也知道香港的僱傭形態在這十多年來的改變頗大，現時越來越多人是在合約制之下受僱的。兩年、3年換一份合約，每轉換一次合約便對沖一次，到正式退休時，強積金戶口還餘下甚麼？眾所周知，強積金的功用是提供退休保障，但現時的對沖機制明顯違反了這個宗旨。我想問政府會否順應民意，全面檢討強積金？此外，政府會否盡快修例，取消對沖機制，在全民退休保障未建立之前，恢復強積金的真正效用呢？

行政長官：當我們設計強積金時，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問題亦是當時的一個討論重點，其後得到現時的共識，而我們現時的安排反映了當時的共識。當然，每一個制度也可以優化和繼續討論，包括強積金在內。但是，我非常相信這事情必須要有共識，不能由政府單方面採取這行動。而議員所說的，剛好是資方認為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而當時他們接受強制供款制度，都是基於某種條件才同意的。大家可以繼續商量，我相信大家可以在勞資委員會討論這些問題。但是，我相信一定要有耐性，要雙方面進行，不可以未得到各方面的認同之下而強行立法。然而，我明白到勞方對這方面非常執着，我們可以繼續商量和討論，好嗎？

黃國健議員：特首的答覆似乎亦認同我們可以商量。對於取消對沖機制方面，我希望真的可以落實，最好特首能給我們一個時間表，表明何時可以做到這工作。此外，關於全面檢討強積金方面，特首似乎沒有給我們一個答案。

行政長官：關於香港現時對長者的安排、退休制度等，大家都會提及3根支柱，我相信不用再重複，每一位議員已說了很多次，你也是專家了。但是，每一根支柱也可以看一看，可以不斷地檢討和做工夫。然而，要記着的是，強積金只是執行了10年，不是很長的時間，而這計劃是需要時間才會成熟的。暫時來說，在這段期間，某些長者退休時沒有得到一個長期和成熟的退休金制度來善養他們，他們目前所面對的困難是不同的。相信20年後，這計劃已真正經過一個充分的操作

期，而最低限度要經30年後才達至成熟期，屆時的情況便會略有不同。現時唯一的做法是，如果一些長者無法以退休金或強積金過正常和有尊嚴的生活時，我們可以藉綜援制度的安全網——第二根支柱——來幫助他們。

關於這個計劃的檢討，大家可以提出來討論，提出有何建議可以實行。我很相信，在尚未到達成熟期時便檢討或大搞一番，恐怕只會“得個講字”，無法取得任何實質的成果。黃議員，你和我都同心同意地希望能夠改善勞工界的生活條件和他們的工作回報，但我希望大家要有耐性。要有社會和諧，包括勞方和資方等各方面亦要有一些共識，才能夠成事。

李卓人議員：主席，特首，剛才很開心聽到你說的最後一句：不要“得個講字”。不過，我跟特區政府說了這麼久，也真的只是“得個講字”。還有，特首開始時說很不喜歡“派糖”，你給“派糖”下了一個定義，便是“表面”及“小恩小惠”。事實上，你們過去做的，在財政預算案裏的所謂紓緩措施，其實全部均是“小恩小惠”，全部均是“表面”的。結構性貧窮問題，你們沒有解決。

特首，我現時計算一下，如果把你在過去“派糖”的錢——共1,000億元——如果把這1,000億元投放在經常性開支，很多問題其實是可以解決的。交通津貼，你們拖延了2年；拖延了2年後，還要進行整個家庭的資產審查，個人卻不可以申請；然後整個退休保障問題，到了今時今日也還在說研究，還在說那3根支柱、3條短樁，然後長者便一直苦等……

主席：請提出你的質詢。

李卓人議員：……所以，特首，你還要長者等多少年呢？你是否願意在今次……當然，你稍後一定把這個“波”交給財政司司長，但這方面你也是有份的。特首，你是否願意在財政預算案中，大幅增加經常性開支，以解決所有貧窮問題——長者貧窮、在職貧窮問題，而不要再說甚麼所謂金科玉律、GDP的20%？這根本是抱殘守缺。香港現時真的需要你多作投入，而不是要再“派糖”，這才能真正解決結構性貧窮問題，是否可以呢？

行政長官：我們其實沒有甚麼金科玉律，金科玉律是《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那才是金科玉律。我們要量入為出，要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以及我們的開支一定要與本地生產總值相適應，這才是真正的道理。你所說的20%，這是一個軟指標，而不是甚麼金科玉律。

然而，“阿人”，你要弄清楚，最重要的是，經常性開支及經常性收入的關係，以及非經常性開支及非經常性收入的關係。如果要增加經常性開支，我們一定要增加經常性收入。但是，你不可以把兩者混淆來看。那些一次性開支，好像我們刺激經濟的措施，那是一次性的。在上次的亞洲金融風暴，我們花了約2,000億元來填補幾年的赤字，我們是有做到的。上次花了約2,000億元，今次好像花了1,100億元，這些是非經常性的。如果要經常性地做，要花多少錢呢？我們現時全部資產的儲備有多少，你也是看到的。如你所說，當每年要花1,000億元時，三幾年便花光了。所以，一定要依靠增加經常收入才能做到；否則，錢從何而來呢？因此，我完全同意你所說的，我們在有限資源的範圍內盡量去做，我想司長也是循這方向考慮的。

我們沒有甚麼金科玉律，金科玉律只有《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然而，我們要明白的是，如果我們過分擴張公共財政，佔據了私人發展的功能，我深信最後也是勞工界受苦，因為政府是不懂賺錢的，賺到的錢是從商界而來，他們賺錢後才能增加工資，有工資才能改善普羅大眾的生活。

所以，大家要弄清楚，如果我們的經常性收入增加，我很相信財政司司長一定會增加經常性開支。但是，不要光說：“我不理會這麼多，你有盈餘，你便一定要增加經常性開支。”這便是我的開場白要指出的道理。我相信大家可以想想如何可以做到。我不是說我們不可增加經常性開支，這是每年也在增加的，而事實上，你看到我們每年的開支，由二千多億元增加至現時三千多億元，是每年也在增加的，但這方面卻一定要取得平衡。今次金融海嘯讓我們看到的，是如何才能保持我們長期的財政管理的持續性。我們並沒有甚麼金科玉律。

李卓人議員：主席，特首，你經常說非經常性開支的錢便可以用，所以你便“派糖”，你永遠也不肯解決結構性問題。還有，你剛才說要小心，要看看經常性收入有多少，然後才可以看經常性開支有多少。然而，特首，到最後，你是否好意思說香港的儲備不夠呢？現時的問題是官富民窮，現時你們有多少盈餘？是五千多億元的財政儲備。有五千多億元的累積盈餘，還不包括用來支撐香港貨幣的外匯基金。即使

只是說財政盈餘方面，也是超過一萬多億元。如果有一萬多億元，也不肯多花一點在經常性開支上，當我們談交通津貼.....

主席：你發表了太多意見。

李卓人議員：.....好了，或許我也不與你“空對空”了。交通津貼方面，可否讓個人申請，與家庭申請“兩條腿一起走路”呢？不要只是家庭作資產審查，個人也能申請，這樣才可鼓勵就業，可否也讓個人申請交通津貼呢？然而，我們每次對政府這樣說，它也說現時不行，我們要很謹慎理財。然而，在謹慎理財之餘，也要辦到事才行，每次謹慎理財卻辦不到事.....

主席：李議員，你已很清楚地提出了補充質詢。行政長官，請作答。

行政長官：交通津貼方面，我們的確把現時的試驗計劃或先導計劃擴充，由4區擴展至所有地區，所有低收入的勞動人口均會受惠。此外，大家均知道，以家庭收入作標準，受惠人數是較以個人收入作標準的人數為多，這樣才能真正廣泛地使勞動市場的人受惠。所有細節也是需要你們批准的。然而，我覺得真的要公道地看這個問題。我們相信，我們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令更多人受惠，一定要盡量能夠得到我們想取得的有效回報，使每位現時需要這些資助的人，都可以盡快得到資助。

我再說一次，我們不會把錢儲起來不用，是盡量也會用。然而，不要與外匯基金裏的外匯混為一談，那些是外匯而不是港幣，兩者是不同的。關於財政儲備，我們是會經常看着使用的情況。我們沒有動用嗎？在亞洲金融風暴時，你也看到，我們花了2,000億元；在6年中，有5年也是赤字，我們是花了錢的，為何呢？因為我們不想當外圍環境不好、經濟不好時，才突然收縮開支，我們不想這樣做，要維持這方面的情況，一定要有儲備。我並非說現時的儲備一定不足夠，我們的儲備是足夠的，能應付現時的需要，亦有可以使用的空間，但我們卻要用得其所。我相信司長會做一份好的預算案。至於我們的針對點，我剛才已說了多次，我們會針對基層市民的需要，特別是應付預料來年通脹會特別嚴重的情況。

主席：我的視力的確有些問題，我把名單上李卓人議員曾經發問的次數的“3”字看成了“2”字。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今早問我所搭的士的司機，我說如果我有機會問特首一個問題，我要向他提問甚麼呢？他說：“嗷氣啦，他甚麼都不能回答你”。我說，“嗷氣”也要問。他便說他有一個問題，問了很多年，便是香港港島沒有足夠的石油氣加氣站，說了很多年，現時也只有10個，如果他們要排隊的話，10小時的工作變為9小時，損失了1小時賺錢的時間。他說特別是水街的油站，該油站是較便宜的，但如果現在又說要潔淨能源的話，他們便沒有辦法了，因為他們知道該油站的石油氣是“中石化”提供的，大家也知道品質是有些問題的。但是，由於售價差距達20元，二、三十元足以吃一頓飯，那是一個飯盒的價錢，對他們來說也是相當大的差距。他說對於這些事情，說是說了很多遍，大家也看見排隊情況相當厲害。特首能幫到他嗎？

因此，特首，我轉介他的問題給你，你今天可否協助全港的士司機，解決這個他們提出了數年的問題呢？

行政長官：吳議員，我盡力處理，我盡力找尋土地給他們，我會盡力處理。

吳靄儀議員：主席，就特首的答案，他已說了數年，並不是新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也早知道這件事，他今天卻只說會盡力。他是否認為那位的士司機所說的是對的，向他提問真的是“嗷氣”？

行政長官：我再次重申，我會認真在這段時間，找尋更多可供石油氣加氣站使用的土地。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想原本我是沒有機會發問的。主席，我想問最近業界跟我說的數個問題。特首也知道，他剛才開始發言的時候指出，香港是從一個漁港發展成商埠的。然而，最近數年，我相信特首也知道，九號和十號碼頭的工程、港珠澳大橋工程、未來機場第三條跑道的建設，或現時正在進行的港珠澳大橋的填海工程、屯門的隧道

及海岸公園的工程，這些大量挖泥坑的工程，都是在新界西的土地或海域進行的。

我想問政府，業界指出多年來一直與政府商討可否重新檢討向漁民發放特惠津貼的機制。如果現在仍沿用按有關水域7年漁獲估計價值計算津貼額的機制，會令業界對政府有很大的意見。因為未來數年，漁民差不多無法在整個新界西北繼續作業，因為有那麼多工程進行，他們已無法繼續生存。政府會否繼續跟進此事呢？

行政長官：我想，你知道，我常常都很着緊漁民的生計的。剛才你說，每逢有大型基建而對他們造成影響的，我們會作出充分的補救措施，不論在漁獲方面，以至採用人工魚礁等，我們已下了很多的工夫。至於你剛才所說的其他意見，我們可否這樣呢，黃議員，請你跟有關的政策局商討，具體地提出你的意見，看看我們如何探討，以及如何使漁民安心一點，好嗎？

黃容根議員：特首，我在未向你發問前，其實已在這個議會中提問了一次，而在其他的場合，我也曾跟兩個政策局商討過，包括與負責運輸及環保的政策局討論過這些問題。然而，現在只可以說，由於這個問題涉及4個政策局，如果特首不發出指令，則沒人可以做到。當我向它們查問的時候，它們說不關它們的事，那是另一個政策局的問題。我後來再向另一個政策局查問，它又說是屬於另一個政策局的範疇。最後到了周一嶽局長那裏，事情才能拍板。不過，最後作決定的人並不是周一嶽局長，因那是其他政策局的問題。所以，我同意我有耐性跟它們繼續商討，但它們卻沒有耐性跟我商討，因為工程繼續展開。

行政長官：不要緊，除了局長，我們還有司長。(眾笑)

黃容根議員：特首，我們也有跟司長商討過，(眾笑)但一直沒有理睬我們。

行政長官：不會的，不會的，實際上也不應是這樣的。有些問題的確是橫跨數個政策局，單憑一個政策局也不能把全部工作完成。不過現

時我們所有的局長每天早上均會見面，甚麼事情都可以協調的。唐司長也在席上，你們可否談一談？

黃容根議員：多謝。

主席：尚有9位議員表示了想提問，但我們的會議時間已到。今天的行政長官答問會到此為止。

行政長官現在離開會議廳，請各位站立。

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多謝各位議員。

休會待續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4時33分休會。